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青少年文化的三个区间——对《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的解读

陈亮 | 最后更新: 2005-8-11

青少年文化的三个区间 ——对《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的解读

陈亮

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冲突与观念的整合,使得以寻找个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青少年文化得以产生,商业化及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促使成人社会对青少年文化越来越无法忽视,文化反哺现象的渗透性正引起主流文化的高度关注。

就青少年文化而言,2004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虽然不缺“话题”和“热点”,可资叙述的东西也不少,但并未产生所谓的“文化震惊”。人们似乎已习惯了青少年的独立、开放、标新立异,在他们试图消解权威的游戏里,主流文化也给予了适度的宽容。青少年文化对青少年固有的正向功能正被人们所认识,反向功能也正被同时警惕着。一个宽松而互融的、接触而游离的青少年文化生成环境业已形成,青少年文化逐渐趋于日常生活的场景。这样的判断或许有失主观,但大致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青少年文化是青少年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它是青少年的特殊利益为动力,在青少年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并得到同龄群体认同的具有独立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一种文化现象。青少年文化历来都是“先锋文化”,青少年的热情和理想构筑了当代生活的一部分,人类社会可以通过青少年文化来认识明天的发展潮流。

《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以列举的方式,对新近的青少年文化做了一次生动的勾画,透过这些图像,能够探见时下青少年文化中色彩斑斓的几页内容:流行文化的阶层化和小众化;中国“小私”的出现;行走于网络时代的异样群体——“极客”(Geek);游戏多于责任的“都市快闪”;耀眼的FLASH文化;年轻人的网络新宠——“网络日记”;网友“一夜情”的伦理承担与困惑;鱼目混珠的网站短信服务;被置于当下的话语立场的“嘻哈”运动(Hip-Hop)、“青春小说”、“少儿读经”、《Q版语文》;崭露头角的“80年代生人”。

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而是连贯的一个进程。当前的青少年文化仍以个性化、个体性、娱乐性、非政治性来彰显。意义来自人群间的社会互动，意义的改变是新的互动所产生的结果。青少年文化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但它的内核却是青少年独特的价值理念，无论在音乐、语言、发型、服饰、两性关系上，传达的都是对传统的颠覆，对意义的转换或拆解，书写着一种青少年文化反叛、戏谑、解构的文化符码。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借助于符号来传达意义的行为。对此，娱乐的魅力抢占了更大的市场。符号的拼贴、挪用，在消费市场大行其道。媒介手段创造了比现实更真实的“现实”和“真实”。青少年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不过是试图对经典文本的完整性和同一性的全面质疑，找出一系列非正统的解释链，并由此来重建迥然不同的生存意识。

像一般的大众文化一样，青少年文化也卷入了当下的社会实践，或由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逃避与妥协，或是对现实世界加以修正，创造一个仿真的新世界。综观《青少年文化现象报告（2004）》所涉及的话题，不难看出青少年文化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有许多尚未被完全理解，其精神方位仍在社会控制之外，其审美泛化表现在它的幻象、庸常、暧昧上，其基本走向包含有三个“区间”。

区间一：没有“身份”的身份确认

在这里，新的与旧的因素围绕一系列不同的前提与主题被重新组合在了一起。身份作为“群体通行证”一时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近年来，青少年文化有阶层化和“小众化”的趋势。这样的趋势是便于身份确认的：“蓝领”、“白领”、“都市民工”、“新新人类”……“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青年流行文化的策源地。”（杨长征：《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21期）“圈子”成了很“高级”的身份。人不但生活在物理世界中，也生活在符号世界里。

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小资”的美仑美奂，“小私”已悄然登场。尽管在中国“小私”不过是凤毛麟角的一小撮，且未必彻头彻尾，但作为一种在乎格调的生活方式，一种更自在自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主张却是十分引人注目。“小私”把自己从凡庸中解脱出来，与人群隔离，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并因之优越地拥有独特的话语权和身份认证，表面上看却是低调的，而且状态散漫。

随网络应运而生的“极客”（Geek）正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他们是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知识人才，专门从事高科技的创造、维护和服务。作为一个新的、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特立独行。“极客”热衷于技术，忠诚于职业，极爱挑战，非常讲求效率，工作与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座天平。在中国“极客”名单中不乏网站的创始人、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或总裁，网络的急速发展，意味着“极客当家”时代的到来，他们的身份确认意味着人生的成功，他们成功的人生成成了青少年趋之若鹜的“英雄梦”。

“快闪暴走族”（Flash Mobs），是一种临时的组合，其身份的确认亦是临时性的。这些通过互联

网而联系起来的素昧平生的人并无核心的组织者，只要有人在网上提供某一创意，将这创意散发给网友，于某一指定的时间到某一指定的地点集合，共同完成某项任务后即作鸟散状。“快闪暴走族”有“干预”的兴奋，有独特的“表达”，既满足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又充分显示了网络时代的参与特点。看似有深意的一次行动也许不过是一场游戏，看似一场游戏的行动下面也许自有它的不可言说。

青少年时期正处在人生的过渡期，成人的控制、管制使他们迫切渴望“独立”，企求获得自主、自我的身份确认。以《天生我才》、《我为歌狂》为代表的“青春小说”，建构了完全属于青少年自己的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发挥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实现着自我价值。他们以自己的情感和观念来抗衡或规避学校、家庭和社会。“青春小说热”的背后有青少年的自嘲、栖惶和诅咒：一是“少年作家”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关于成名要趁早的提醒；二是升学的压力与评价的标准给他们带来的困惑，使他们总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的状态。对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他们有怀疑有思考。他们竭力想使自己“飞”起来，以达到理想的境界。

“80年代生人”正渐渐走向历史的前台。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北京娃娃》的作者——20岁的春树登上了封面。在这期《时代》的封面报道中，除了春树，还有韩寒、“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他们一起被称为ling lei（另类）——“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在一个物质不再贫乏的年代，“80后”提前给自己的身份打上了文化的印记。“80年代生人”的“集体症结”是从“需求”（needs）到“欲望”（wants）的价值转型，他们是“动物凶猛”的一代，也是积聚创造力的一代。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长大成人，他们将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新兴主体，有媒体甚至声称“独生父母时代来临了”，这预示着新一轮的青少年文化将以他们的弹唱为主角来引领风骚。

“嘻哈”（HIP-HOP）作为一种舞蹈形式得到了不少的青少年的追捧。虽说有南派北派，但宗旨是相同的：玩出艺术，玩出个性，玩出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批判。从而在无序的人生里，暂时确认一下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动感十足的肢体语言包裹着也释放着年轻骚动的心灵，成为近年来青少年文化与世界同步的一个景观。

区间二：一网打尽的快感

青少年阶段作为人的自我生命意识崛起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有实现自我生命创造性扩展的舞台。互联网的开放、平等、信息海量，在给青少年带来交流的快乐的同时，也成了他们用来寻求与尝试保证生命内部秩序结构稳定的一个良好平台。关于网络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青少年文化以青少年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需求、思维方式却在网上尽情歌舞。

Flash对传统表述方式的颠覆是显而易见的，它使现代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张扬。解构、搞笑，对此“闪客”们表现得游刃有余，并轻轻松松地给Flash作品打上鲜明的时代特征。创新、快速、自由、灵活、视觉冲击，一网打尽的快感，使青少年们乐此不疲。他们在其中发出与其他社会人群不同的呼声，实现着文化创造的目的。一个真正“读图时代”的进入，使我们看到文化即生活方式，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多重性、消解性和断裂性。

“博客”（Blog）是继电子邮件、BBS和ICQ之后的又一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是细分互联网应用的

又一个领域。它集原创文本、包括个人观点的提供、评论以及超链接、网友跟进文章于一体，乃为“公共领域”。对同一主题的共同兴趣，使共享成为可能。知识被摘录、消化、演绎和再生产，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网络日记”的书写、发布、分享，使青少年有了发泄欲望、表达情感、调节心态、展示才华的一个空间，虽说其中的内容鱼龙混杂，但快感来自沟通的顺畅。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网民畅游期间，交流变得非常便捷，孤独也好像变得容易排遣了。在那里同情者很多，同道也不少，文化价值观、创造观念、社会参与理想、行为选择等等都可得到最大的认同和最强烈的共鸣。

网友“一夜情”满足了某些人对浪漫的想象和对冒险的尝试。由于现实令人失望，加之生活的挤压、无趣和空虚，寻求刺激、渴望自由便构成了网友“一夜情”的心理诉求。然而企图在网友“一夜情”中寻找灵魂的突围点，肯定是要跌入更深的失望的。一时之迷的麻醉醒来后只剩伤痛，而伤痛之害不正是我们要竭力避之的吗？性的开放不等于性的解放，开放是扩大了选择的余地，解放则为更加遵从人性的原则。当二者混为一谈时，失控、错位、迷乱在所难免。“情”又岂可拿来“一次性消费”？网友“一夜情”带来的弊端毋庸置疑，它给当事人的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在短期内是无法弥补的，它的伦理压力和对社会、家庭的破坏力都是不可小视的。

短信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正以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号称“第五媒体”。短信是比电话更加含蓄的沟通方式，它不带强迫性，给人更多的自由和思考的空间。手机短信息发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互联网向手机发送；二是手机之间互发。“短信写手”大都是年轻人，他们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制造快乐，在文字、图片、铃声后面神秘地操纵快乐。短信中，人们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说着矫情的话。恶作剧有之，幽默、温馨亦有之。一切的一切都与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别，似乎这也成了快乐之源。当把一段可能意味无穷也可能纯属无聊的信息发到他人的手机上，一次“心理体操”也就完成了。“短信文化”有人认为它在骨子里是一种休闲文化，是一种“民间语文”。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难题是谁来监督、管理那些短信中的文字垃圾？如果对低俗、卑劣、陷阱、不道德及种种扭曲人性的短信语言视而不见，势必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会误导青少年对“快乐”的理解。

区间三：被尴尬笼罩的激情

“少儿读经”是不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可以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传统理念与现代教育相遇时，总也免不了面面相觑的尴尬。被尴尬笼罩的激情如风行水上，时而劲吹，时而轻拂。在卡通扮作“成人童话”时，少儿却被呼吁“读经”，这本身就多少带点反讽的意味。事实上，任何一种价值论述都离不开特殊的文化背景，离不开特定的生活、社会形态。故而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重视文化的传承是有必要的，体现在“经”中的“常理”、“常道”我们已丢失了太久了。开掘传统经典中的积极意义，以起到整合社会、认同文化、延续民族之脉的作用，是我们应付出的努力。

《0版语文》的出版和畅销是极具喜剧性的，由于篡改了经典，它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震动。《0版语文》是以另类、“无厘头”式的戏谑编撰出的一种语文“教材”，它采用当前流行的网络时尚语言，以幽默、风趣、荒诞及颠覆的风格与传统的教材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把“神”降为“人”，

将“英雄”还原成“普通人”，在娱乐中戏说，在趣味里放松。《0版语文》一方面迎合了青少年潜在的叛逆激情，另一方面这激情确实需要避免被商业文化所利用，需要剔除商业文化中审美的低俗和价值的蒙蔽。对于当今生活本身，青少年很少会去理智地思考，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进行体验和感觉，他们的生活观念随着生活方式一起旋转变化的，内在的那份难以名状的迷惘也天然地生长着，并将继续缠绕着青少年的文化创造进程。

我们说永恒的是文化的多元性，青少年文化在与多种文化的频繁接触中，同样会趋于多样。青少年文化有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若一味地贬抑也就等于抹杀其对青少年精神生活建构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应该过自己内心想要的生活，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望，社会要做的是如何更多地提供实现这一愿望的现实基础。青少年的苦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人生的“预期”与现实的冲突，那么将被遮蔽的敞开、启明决非没有意义。因而保护青少年的生命冲力与对青少年文化话语的理性关照皆不可或缺。

同样，青少年文化在其展演（performance）的过程中，我们的青少年研究如何向青少年的本质靠近、回归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至此，对青少年文化现象作清晰的阐释与有力的确证，似乎还待有于时间的推移。以上概括性的解读是否能够被认可，一时也有些恍惚。青少年文化自身的引力与驱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又会给我们怎样的问题和悬疑呢？但丁言：“我们并不休息，我们一步一步向上走……直走到我从一个圆洞望见了天上美丽的东西；我们就从那里出去，再看见那灿烂的群星。”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理想是多元文化和谐并存，各得其所，各有所归，以分明的层次来满足多阶层的需求。无论大众文化与市场怎样合谋翻云覆雨，青少年文化都能以勃勃生机的姿态积极健康、馥郁缤纷地发展是我们翘首以待的。为趋近这一目标，我们不仅需要灵感，还需要建设，需要找到文化的生长点：因为时尚和文明不是一回事，时尚在事物的表层，文明扎根于精神的厚土；因为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理想就是一个民族未来文化的容颜；也因为逃离或落网只不过是青少年文化的某个驿站的呈现。

陈亮：浙江省团校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路得、杨守建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Blank page with a horizontal red line near the top.